

拈拾

陳忠本

我讀國校仔的時陣，逐家生活散赤，儉腸凹肚，才會當予困兒讀冊，所以逐項物件攞愛糾儉、惜略。無錢買冊包仔，用加薦仔貯，抑是手巾仔包。上捷用著的文具——鉛筆恰拭仔，攞是用到盡磅矣才換新的。鉛筆短甲無法度通拈，猶毋甘擲掉，鬥一節竹管仔繼續使用；拭仔鑢甲賸鼻屎大；大筆毛落甲欲了猶咧寫。逐家攞是按呢，拈拾成做全民的習慣。大地主、好額人的困孫嘛全款。所以後來我去學校教冊，看上袂慣勢的毋是學生貧惰讀冊，抑是狡怪毋聽話，是個傷過討債，物件毋知通惜略。

寢去學校教冊，感覺奇怪的是講桌頂懸一直有幾若枝原子筆，而且愈來愈濟，鎮甲強欲無位通囤粉筆。這攞是佇教室內底拈著的，哪會無人來提轉去咧？想著家己國校的時拍毋見一枝鉛筆，就哭規禮拜。這馬的學生竟然物件無去就準煞，無欲去揣，嘛無想欲共老師報告，感覺誠奇怪。有一工，我發現一枝筆有貼紙寫名，就刁工問這位學生：「你的筆敢有拍無去？」伊鉛筆盒仔開開，捎規搵出來，應講：「我嘛毋知！」想想咧嘛有影，遮濟筆，減一枝哪會知？

有一擺恁學生出外去考試，旅館提供早頓，逐個人攞

有一粒鹹鴨卵。結果，百外个學生干焦有五個共卵殼擘開，提來配糜，其他的攞是規粒好好，恰食賸的物件濫濫做伙，欲予服務人員倒落潘桶。有夠拍損！阮趕緊恰教官去共窮起來，一個人分二三十粒提轉去。

校慶運動會，中晝福利社送全校學生、老師一盒便當。老師攞感覺豐沛好食，食甲清氣溜溜。學生咧？過晝了後，一位老師來講佇牆圍仔跔拈著十外盒便當，攞是食無幾喙，甚至規盒好好就擲掉。「討債！」我心內按呢想。

俗語講：「勤儉較有底，浪費不成家」、「加減拈，較免共人借」。運動會煞，我共便當擲掉的學生查出來，利用時間特別教示，閣放一寡非洲飢荒餓死人的影片予個看。因為我堅持：冊讀有讀無免煩惱，勤儉拈拾的習慣袂使無。

(良月二)

青紅燈

黃惠玉

伊無厚話，恬恬仔做，無計較，無怨感。這馬當咧吵甲欲反過的「一例一休」恰伊攞無關係。一年三百六十五工規年週天攞無歇暎，無閤工。一日二四點鐘無暝無日，無閤時。無論是赤焱焱的日頭跔，抑是澹漉漉的落雨天，伊攞站佇遐。這是伊的工課恰責任，因為伊是——青紅燈，逐工顧佇十字路口，指揮交通。

有智慧、疼惜性命的人，駛車、騎車、行路經過十字路口，隨時注意伊面色的變化，照伊的指揮來行；討厭伊的人，看著伊的面變色，真袂恰意。目睷一瞭，看著伊連鞭欲變色：青的爍過，換爍黃的，隨就欲變紅的，叫伊愛注意矣，毋通閣衝，毋過伊煞毋但無踏擋仔，油門閣催落去，趕緊欲衝過。哎哟喂！這擺好佳哉無代誌，後擺就歹講。伊的衝碰予人看著真驚惶，心臟撲撲倘！按呢青磅白磅，烏白從、烏白拚。有當時無細膩，緊早慢嘛會出代誌。

佇青紅燈的面頭前，無分車的好稔，毋管是新點點、金爍爍的烏頭仔車抑是老閣舊的發財仔；無論是大頭家抑是手面趁食的艱苦人，嘛無分大細，毋管你是老歲仔抑是囡仔人，逐家攞平重。青燈行，紅燈擋，規則真簡單逐家

攞會曉，干焦看你欲遵守抑是毋遵守爾爾。若是愛惜性命，咱就斟酌看。若是毋看，青紅燈嘛無奈何。

危險的十字路口，青紅燈開頭前，替咱顧路面。雖然無出聲嘛會當共咱指示當時好行、當時愛停。有伊的時陣，咱過車路加真安心。伊親像有智慧有愛心的序大，逐工無暝無日佇十字路口共咱顧、共咱指示。

做工課照起工，袂張、袂厭瘡，免領薪水、免排假的青紅燈，感謝你的照顧，予阮佇危險的十字路口會當大伐行，穩心仔騎，安心仔駛。

十字路口的青紅燈，予咱駛車行路加真放心。性命中，真向望嘛有咱的青紅燈，佇人生的每一个坎站共咱指示，當時好衝，當時愛踏擋仔，莫予咱衝過頭毋知擋。若無，等到事業、身體、家庭出問題，才知害，按呢就袂赴矣！

(良月三)

愛會記得恁我轉來喔

鍾育紋

有一个下晝，阮大伯來招我去看個兜的豬仔囡，我講豬牢臭臭，無愛去。伊煞一直共我唸，講豬牢今仔清過，袂臭啦！拄出世的豬仔囡佻古錐拄佻古錐咧，閣講我會使佇邊仔看個軟奶，提 hòo-sù 管共個濃身軀，嘛會當予我抱起來摸個的毛，猶閣會使看豬仔囡躡過豬牢邊仔的細个空，走去後埕彼搭迤迤……。聽伊講甲喙角全波，我彼當陣干焦讀國校仔一二年仔，一漢仔疔哪會堪得予人按呢唸？不而過，補習班的車連鞭就欲來載我去上課矣！雖然毋情願嘛是愛另工才去。

隔兩工，有一个房頭仔內的阿伯來阮兜食茶，講伊小等咧欲去阮大伯遐，彼工的宿題拄好寫好矣，阿爸佻阿母答應予我綴伊去。我就佻彼个阿伯講好勢，叫伊著愛會記得共我載轉來才會使喔！我歡喜甲喙笑目笑，啊！豬仔囡，我來矣！

叔伯阿兄看我去到個兜，就隨共我牽咧，親像導遊全款，恁我去覘個兜的豬牢。彼幾隻仔豬仔囡就若像大伯講的，古錐甲予我佇豬牢看規點鐘久都袂癢。尾仔轉去大伯個廳裡的時，大人做個咧開講，我佇邊仔煞一直咧哈唏。大人講：「囡仔人下晝無睏擋袂牢啦！小睏一下無要緊。」

我真正傷過愛睏，嘛想講阿伯若欲轉去，就會共我叫精神，無一睏仔，我就睏甲毋知人矣。啥人知影我一下醒，阿伯煞先轉去矣。我氣甲那吼那罵：「講話無準算！清彩騙囡仔！」

大姆共我安慰講：「無啦！阿伯有先敲電話予恁老爸啦！叫伊送貨的時陣才幹過來載你轉去。」毋過我起毛猶是真糗，共伊當做是白賊七仔，就按呢，決定以後無愛閣佻伊講話矣！

無幾日仔，阿伯又閣來阮兜食茶，聽逐个講彼工我哭甲真忝，就好禮仔共我會失禮。只不過彼陣我猶細漢，腹腸無遐爾闊，毋管阮序大人按怎苦勸，自彼站開始，我就無愛閣佻伊相借問矣！一直到我讀國中蹠學寮的時，規禮拜才有法度轉去厝裡一擺，閤足久才閣看著伊，我毋才開始閣再叫伊一聲「阿伯」！